

从话语研究看中医文化语境的重塑

谭 晖

(湖南城市学院 中西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所,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 中医文化语境重塑是新时代推动中医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话语研究的视角下,基于历史、身份、意识形态分析的框架对中医养生群体话语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医文化渊源的消解是中医地位边缘化的原因之一;而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身心合一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是中医去边缘化的重要推动力,也使这种身份认同成为中医文化语境塑造的重要基础;此外,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是冲击中医文化语境塑造的重要因素。因此,还原文化传统、关注身心合一从而张扬中医人文精神、重构消费是中医文化语境重塑的路径。

[关键词] 话语; 中医; 文化语境; 重塑

[中图分类号] H0-05;R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6-0092-05

中医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的深入人心,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医受到了西医的冲击,中医从国民医疗体系中的地位一度有转向边缘的倾向。事实上自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中西医论战^[1]便旷日持久,近年学界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就中西医地位也进行了探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2008年编撰的《“九五”以来中医药学科发展报告(1996—2007)》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学术界开始形成,中医文化研究成果显著;然而,“中医药文化很多内容的研究整体深入不够”,探讨中西医“可能存在的融汇与互补”、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现实中医文化”研究仍是中医文化研究亟待解决的课题。尽管王淑军(2013)等指出重塑中医文化语境“任重而道远”^[2],但学界相关研究仍然较少。2018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不仅表明了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态度,同时也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进行了阐释和部署。在当下的语境下,中医的发展需要一种“在科学与技术层面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3]道路,全面的中医文化语境研究是

推动中医发展的迫切需要。

遵循从话语到文化的研究路径^[4],可以在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背景下研究语言的性质和意义,话语的语境化正是关于语言和社会研究的内核,这为文化语境研究提供了一种视角。话语批评以及话语研究中的“话语”指行动中的语言,是一套生成意义的符号行为;而“批评”关注权势在人、群体、社会中的效果及其影响如何产生,尤其关注“不平等”(inequality)^[5],通过分析语言的不平等性来分析话语背后权势因素如对人、群体、社会的作用,话语批评为探索中医边缘地位突围提供了可行路径。

因此本文基于当下网络交际的普遍性,从中医养生群体网络交际话语切入,结合历史和现实语境,从哲学、意识形态等角度对中西医地位进行分析,为寻求中医边缘化地位突围的可行路径提供参考。

一 话语中的历史、身份与意识形态

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势网络中有各种关系的消涨,它所操控的知识/话语生产同时又帮助它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权势影响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符号资源的具体配置构建了不同的特定的身份,不同身份产生不同话语,话语的地位又受到特定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呈现的意识形态选择影响。因而,话语在社会是处于中心或者边缘,与在意识形态影响下通过该话语构建了自身

[收稿日期] 2019-08-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和谐社会语境下城市贫困人口边缘话语研究”资助(编号:16YBA065);湖南省社科评审委课题“边缘话语分析视角下城市贫困人口职住空间关系研究”资助(编号:XSP18YBC224)

[作者简介] 谭晖(1976-),女,湖南益阳人,湖南城市学院中西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身份的人有关,这一构建反映了历史时空点上权势的结构。Blommaert^[6]指出,仅仅说“文本在本质上是历史的”是不够的。对于话语批评而言,应当意识到话语生成在历史的某一点,人们是在历史的某个维度上说话行事。历史存在一个凝结的过程:长的历史凝聚在某种人类行为中,它产生了限制,这种限制控制了人们的话语方式。在知识和知觉中,历史做着“奇怪”的事情,因为人的行为一部分是有意识的产出,而有些是不自觉地再生产。因而,有的资源从社会和地理上都可以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而有的却在从一处到一处的灵活性上受到限制,它们只能放在特定的环境中。中医话语符号系统就属于这样的资源。

符号作为资源,帮助人们在权势网络中构建自己身份,身份即“你是谁”。“话语批评”的基本路径是:你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因此,话语研究区分了实施话语过程中人们的主体类型。在社会生活中,群族语言身份汇集了属于一定语言社区的归属感与属于一定群族的归属感。本研究中基于网络的中医养生群族交流话语既是群族成员构建身份的资源,又反映了成员在社会权势网络中的地位,并折射出社会权势网络特定的历史发展状态。

意识形态是权势的一部分。权势网络结构特征是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意识形态作为一套符号表征,为特定的群体所用,为特定的目的服务,代表了特定社会、政治体系中文化的结构、特征、及其存在和历史发展,意识形态是研究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的重要参数。主导权是意识形态研究中的重要术语。在 Gramsci 看来,主导权代表着资本主义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7]。Scott 指出,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主导权深藏于对观点和实践的异议中,统治存在于权势和无权势的表象背后^[8]。“声音”是发现意识形态运作的线索。中医养生群族话语中意识形态的踪迹,是重塑中医文化语境的重要参考。

二 “科学”化:历史维度中医文化渊源的消解

中医从自商、周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它基于“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的人本主义思想,追求“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篇》)的天人和谐,通过“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篇》)等判断标准,实施辩证施治,“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针判药,无得参差”(《千金方》),是自古以来,传统哲学、易学、地理学、

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构筑的“道、气、象、势、机、权、术”系统^[9]。明清时代,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医进入中国,但相对于中医并未显示优势。鸦片战争以后,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医伴随着坚船利炮再次来到中国,至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医学大量涌入中国,西医开始与中医分庭抗礼。伴随着五四思潮,中西医对峙日益明显。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将中国传统医学置于医学51科目药理学52科目之外;1916年余岩(云岫)撰写《灵书商兑》一文系统批判中医基础理论;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传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宣称:“医不知科学”;随后1925年因中医谋求纳入学校体制引发的中西医新旧医学之争,至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引发全国性抗争运动,中医在中国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随着“科学”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医被贴上“荒唐诞怪”^[10]等标签,中医逐步被边缘化。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的《告别中医中药》,并通过网络发起取消中医的活动,中医的边缘化地位一览无遗。中医话语从中心地位退出,成就了西医话语实现其话语霸权。

跟西医描述病症的普遍适用意义相比,中医的辩证施治使疾病的诊治关注个体差异性,其话语描述基于儒、释、道家文化影响,又保留了其源头道家的精、气、神及阴阳家的阴阳五行相克相生的痕迹,讲究顺应自然的调适,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医养生群族交流话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

舌头是泥土,舌苔就是泥土上的植物。植物盛(舌苔厚)说明下面雨水太多水湿过重。完全没有舌苔说明没有升发的力量,没有活力。一种是缺水(舌面干燥)类似夏季状态;一种是缺热(舌面湿润),类似冬季状态;如果连舌体都瘦小萎缩了,这就是最严重的状态:土壤流失严重,连根本都没有了。

太多太少都是病态。健康就是不多不少^①。

该例中对舌苔病症的描述借助自然事物“泥土”和“植物”,通过二者关系,阐明不多不少的平衡状态即健康状态,天人合一,又比如:

最近这个齿一吃甜就不舒服,感觉牙齿没力。

甜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咸能补水,喝点盐水就好。

该例对症状的描述和解决基于五行相克相生,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资源,中医话语基于特定的环境,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渊源,与西医话语相比缺乏灵活的适应性。不仅如

此,随着西方科学话语系统伴随着西方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挤压和冲撞着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话语,中医话语出现了“科学”化的变化,这在中医养生群族交流话语中也有表征:

有硬块是正常的,但是应该把硬块疏通,否则就会化脓发炎。

“化脓”“发炎”属于西医话语,在中医话语中被直接借用,反映的是中医话语被迫改良自身,尝试科学化道路的过程。事实上美国更是强调按照西医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医,推行在所谓 GAP、GMP、GSP 标准下种植、生产、销售中药,这一做法完全摒弃了传统中药材种植和炮制方式,它代表的是对中医文化渊源的废弃。因而,中医话语边缘化,不仅是中医话语权的丧失,更包含了中医的传统文化渊源的逐步消解。这种消解是中医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因而重视文化传统,重塑一种符合当下发展条件和趋势的文化语境是中医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 身心合一:哲学根基回溯中的身份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是讲究身心和谐的文化,身心合一也是中医话语的一大主题,因而身心合一要素的体现是重塑文化语境的必然要求。自 2013 年以来一直活跃的中医养生网站“三七养生”设有“养心室”“求本堂”“凤仪阁”等版块,分别讨论心理调节、身体调养、家庭道德等问题,这是中医注重身心和谐理念的充分体现。在中医养生群族话语中,表达身心和谐主旨的话语也随处可见,比如:

心花怒放百脉通,心花怒放百病除。

病从哪里来?除了误治的因素,深入考察,疾病可以从身、心、性三个层面寻找原因,药物及其他医疗方法往往只能作用于身的层面,很难对心性原因造成的疾病产生根本的作用。

学中医忏悔化性,多找他人的好处,多找自己的不足,身体各方面都逐渐正常起来,心态也越来越平和。从身体入手,同样收获心灵蜕变。幸福要从身心一起入手。

在交流中,对于身心和谐的追求成为了群族成员区分于其他群体的特征,这使群族成员构建了自己的身份,也在群族内实现了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表达了对身体整体系统中身、心的共同关切,这种身心合一的关切反映了哲学中回归身体的诉求。

纵观西方传统哲学,蔑视身体的传统由来已久。西方传统哲学史是一部身体被压制、被抛弃、被遗忘、被驱逐的历史^[11]。柏拉图对身体的憎恶和摒

弃,开创了前现代哲学抑身扬心的传统,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将这种身心对立的二元格局发扬、延续。直到尼采开启后现代哲学,掀起哲学的“非理性”转向,身体才得以作为显赫的话语力量出场。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通过现象学的描述把身体推到了哲学研究的醒目位置,福柯、德勒兹等对身体话语的推崇,也代表了西方哲学身心格局中回归身体的趋向。西医遵循公理化思维模型,讲究科学物质的可分解性,其对细胞、原子之“理”的关注远超过身体整体系统,这种基于还原论哲学注重治“病”的思维模式与西方哲学回归身体的趋势并不契合。

而中医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源,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身体自先秦便处于中心地位。就话语而言,尽管六经的经典化、孔孟的神圣化使语言和身体疏离,程朱理学又使语言居于身体之上占据霸权地位,但王阳明的“心外无理”等主张重新确立了身体的地位,巩固了儒家话语“根身”而建的特性。因而中医注重人整体的本原性、系统性,其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个体的生命体验,中医注重治“人”,讲究病症消除和人身系统整体恢复。中医话语的所谓非科学恰恰充分体现其来源于身体又回归身体的实质,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理念,而且与西方哲学的身体回归不谋而合。而现代医学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正不断接近中医学“身心一元”思想^[12]。从这个层面说,中医的边缘地位不是不变的,现代科学对物质能量结构的描述与中医阴阳等理论对物质能量的数字化模拟完全同构同功的事实也说明中医与现代科学存在对话的基础,二者不能趋同但可以互补,因此可以由一度的不平等走向平等。

因此回归身体这一哲学根基可以是中医去边缘化的推动力,哲学的基础地位可以使哲学本身得以成为去边缘化的动力。中医养生群族话语中作为身份认同途径的回归身体以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交集出现,这表明中心与边缘的边界在特定的层面会显得模糊,这种模糊可以成为去边缘化的契机。这使身份认同成为重塑文化语境的一种重要基础。

四 与消费顺应和斗争:意识形态与文化语境重塑

无论是文化传统传递还是身份认同的实现都是基于话语交际而实现的。信息化时代,网络是话语交际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中关注的也是中医养生群族之间基于网络的交流,他们选择了网络作为群族内外话语传输的重要途径。这种选择如果也属于话语体系的话,它的“language-in-action”(行动中的语

言)还带着明显的“消费社会”印记。在“消费社会”里,物品成为符号,通过主观判断而非功能被赋予价值,“消费社会”靠特权、匮乏、强制等多种机制得以运行。尽管“消费社会”是鲍德里亚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判定,但随着列菲伏尔等理论家从文化形态及其意义关注消费问题,消费变成了“文化的东西”^[13]。这种变化,掩盖的是“消费”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基于网络的中医养生群族交流话语中,“消费”的踪迹可循。比如:

至简文化推崇自我学习自我调养,如需找悠然生老师咨询调理,可办咨询卡。

国庆开课啦!学费:4天全日课程1500元/位,一次性报2位名额9折,3位8折优惠。

本周日晚8点15分6459频道29号房间,我们继续开讲公益课程了!

“咨询卡”“学费”“优惠”这些词汇传达的信息是中医知识作为符号,在群组成员主观判断中具有价值,而中医知识只能部分人享有,其特权折射的恰恰是中医知识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缺失,反映了西医在普通民众知识中占有的优势地位。这些话语作为一种显现主导权的“声音”,反映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文化统治”,彰显了其主导权。但“公益课程”这类话语又体现了中医所根植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恰恰是通过反消费形式传达不同本质意识形态的“声音”。这种对抗的“声音”或尖锐,或缓和,或破或立,在解构中构建,在对立中寻求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语境。比如:

中医治病讲究天地人的关系,就是从生命生存的规律入手。生命最重要的规律是什么?就是承认生命必然死亡。西医尽管承认死亡之不可避免,但是它的做法表明,他们认为可以阻止死亡。我们可以从西医的许多死亡统计报告中看出。他们总是这么说:现在每年死于心脏病的有多少,死于癌症的有多少,死于肾脏病的有多少……就是没有死于衰老的。死于衰老是什么意思?就是正常的死亡率……西方医学实质是医药财团手中的木偶。

在这样的话语语轮中,意义是逐层递进的。它要立的是中医对天地人关系重视必然认同生命生存的规律,承认死亡。而西医报告的表述方式传递的是阻止死亡,这置换了他们所主张的承认死亡之不可避免的立场。从而在“声音”的对抗中被模糊化的关联了“医药财团”的消费问题变得清晰了。又如:

感冒千万不要滥用抗生素,这在国外是被严厉

禁止的,在美国对抗生素的管理比枪支还严。因为西医理论认为,抗生素对病毒感冒不但无效,而且会有副作用。国内医院滥用抗生素退烧,实际上是破坏了人体免疫力,使免疫系统无法抵御外邪,使病气深入加重了。表面症状虽然暂时消失,但不久必然出现更严重的内脏功能失常症状。4.5亿结核病灶遗迹残留!1.2亿乙肝病毒慢性孳生!无数疑难病越治越重!大批现代绝症病人丧身失命!这一切都从随意滥用抗生素误治感冒开始!!!

所谓的“风热感冒”大多数时候只是主观想象,只要天是寒的,就不会有所谓的风热。说发烧能够导致肺炎脑炎等同样也是一种主观想象,是以讹传讹道听途说的结果,真热的阳明证是不会在太阳受邪的阶段出现的。而夏季的中暑与通常感冒性质不同,中暑为受热汗出过多,伤津虚脱所致。中暑得凉则解,感冒得凉则重。感冒的性质通常是寒性的,不可雪上加霜,这在大众之中应该成为常识。

从话语的角度看,“抗生素”是西医的专属,消费通过“利润”操控了西医技术的运用,“滥用”只是后果之一,话语的行动意义中表达了明显的警示性。而破除“以讹传讹”需要普及“常识”。中医养生群族作为一种斯图尔特·霍尔所言的社会学主体,在话语策略上从顺应到斗争,解构消费而直指意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使话语交际成为一种社会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族内部以身份认同张扬传统,又形成一种外部情感意义和价值观的构建的力量,寻求的正是中医话语和文化真正去边缘化的出路。

五 结 语

话语具有历史性,跟人们的身份构建密切相关,又隐含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权势关系。中医养生群族话语分析中不仅还原出传统文化渊源被逐步消解的事实,而且表征了植根传统哲学渊源关注身心统一、以此寻求中医人文精神张扬的路径;而解构、重构消费以实现中医文化语境重塑是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消费社会”语境里中医话语的出路。因而还原传统文化渊源、张扬身心合一的中医人文精神、重构消费也是中医文化语境重塑路径之所在。

注释:

①本文例证来自中医养生网站三七养生(www.37ct.com)、公众号“至简文化”及其相关网络交流群。

[参考文献]

- [1] 王小丁,张宗明.近代中西医论战的文化反思[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85-88.

- [2] 王淑军. 重塑中医文化语境[N]. 健康时报, 2013-07-11 (1).
- [3] 王一方. 饭桌上的中医与思想史上的中医——如何开启理性、建设性的中医批评[J]. 读书, 2018(2):3-11.
- [4] 丁建新, 沈文静. 边缘话语分析: 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4):17-21.
- [5] BLOMMAERT J.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 张宗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根——访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教育专家吉文辉教授[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187-194.
- [7] 余云岫. 医学革命论: 初集[M]. 上海: 社会医报馆, 1933:299.
- [8] 张再林, 等. 身体、两性、家庭及其符号[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129.
- [9] 齐卓操, 张洪雷. “健康中国”视域下中医的价值[J]. 中医杂志, 2019(13):1167-1170.
- [10] [英]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21.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Studies

TAN Hui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stud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history, identity and ide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course of the group paying attention to health preserving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margi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haping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d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umer social ideology impacts on the shaping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efore, the path of re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o restore the cultural tradi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body and mind, so as to publicize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construct consump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cultural context; reconstruction